

第十五回 蘇錢塘納贅女乘龍

詩曰：

相逢豈是畫眉人，甥館居然入幕賓。

花燭已諧期白首，洞房驚笑盡紅裙。

話說此時因點選宮女，婚娶如麻之際。故雖布政娶媳，解元畢姻，也只草草。這正叫做「荒親」。況秋遴又裝了病，所以件件盡從簡。逕等得花轎到門，秋遴權拜了花燭，便迎入洞房。秋遴假裝欲嘔之狀。伴娘笑道：「大相公想是辛苦了。今已夜深，二位請安置罷，待老身來鋪牀疊被。」秋遴見說，忙將伴娘推出房門道：「不勞老媽費心，我已著侍女們鋪疊好了的。我心中不耐煩，老媽請自便。」說畢閉上房門，伴娘笑道：「俄做了一生一世的伴娘，從不曾見這拉新相公如此性急，想是打熬得苦了的。」一頭說，一頭笑著下了樓去，不提。秋遴見伴娘去遠，隨亦出房下樓。

且說嬌綃，在洞房花燭之下，偷眼看秋遴，果然一表非俗。私心喜悅，又見他恭恭敬敬，至至誠誠的頭也不抬，後見將伴娘打發出房，少頃連秋遴也拽上房門而去，還認做有甚事情，去去就來。不期候至半夜，竟不見進房，心下狐疑不定，正欲起身先睡，忽聞牀內呻吟道：「好醉也。」嬌綃嚇得心頭亂跳，大叫「有賊」。奈洞房與內屋相隔一園，連叫數聲，並無人應。時儒珍醉臥初醒，聞叫有賊，忙跳起身來，掙開睡眼看時，滿房燈燭輝煌，又見碧窗綺戶，錦帳金鉤，比日間酒樓，大不相同，認做還是夢中。把眼睛擦了兩擦，再定睛一看，只見叫有賊的，卻是位風冠霞帔，好像西施歌舞般佳人，在房亂叫亂走。儒珍見這光景，心下亦自著急，因也叫道：「我乃王儒珍，日間與友人飲酒至醉，不知怎的睡在這裡，並不是賊，娘子何人？乞指引學生出路。」

嬌綃聞「王儒珍」三字，吃了一驚，再立定仔細一看，認得是舊年花園內所見之人。心下十分駭異，便道：「你既是王儒珍相公，卻為何在這裡？可認得我麼？」儒珍見說，將嬌綃仔細認了一認道：「你可是蔡小姐身畔的嬌綃姐麼？這裡是甚地方？你卻這般打扮在此？」嬌綃道：「這是陳秋遴的臥房，王相公焉得到此？實為奇事，難道是夢裡麼？」儒珍見說是秋遴臥房，不覺。忿恚道：「原來是這獸心的住室，想你因從嫁而來，可與我致意小姐，說我王某雖暫落薄，未必終窮。卻忍心如此甘作不情人、文官閣之言安在耶？」

嬌綃見說，心下想道：「他不思量自責，反罪小姐不情，如今先哄他一哄，看他怎麼。」因泣道：「小姐為你已盡節於錢塘江水。老爺無奈，遣嬌綃代嫁來此，所以這般打扮，你倒還說他不情，寧不使貞魂委屈於九泉之下乎？」儒珍道：「這倒是我害了他了，但何不預為之計，直待臨期就死，你這話莫要不真？」嬌綃道：「怎麼不真？老爺因怪你科場失意，遂另許婚陳宅。小姐初聞此事，便欲盡節。是嬌綃等再三勸慰，所以少緩須臾，欲視王相公之行止何如耳。不謂竟靡然不振，使小姐抱恨深閨，又值點選之事，陳宅催妝甚急，可憐小姐無計可施，遂於昨夜三更逃出，投江而死。」儒珍見說，悲忿交集，因頓足道：「小姐若死，我豈獨生？但此禍皆起於秋遴，恨不手刃此賊，以報小姐貞魂，而泄我憤。」

嬌綃見儒珍被哄得涕淚交流，義氣激發，心中也十分感動。奉欲說明小姐不死，逃出在舅氏家中，又恐儒珍不謹，倘於人前泄洩，豈不禍起蕭牆，前功盡廢。因而欲言又止，只問道：「王相公既切齒秋遴，卻怎麼倒醉臥於此？殊令人不解。」儒珍定神想了想道：「我記得日間同一好友，向酒家豪飲，醉臥酒樓。不知怎麼卻到這裡？但既係秋遴洞房，為何秋遴不見，莫非是甚毒計麼？我此刻中心如焚，亦何暇測度他，惟願上天憐憫，倘小姐不死，或尚耽擱何方，我今當及早追尋，希圖遇著也。」

當下便開門欲走，不料卻是反鎖著的，儒珍益發疑懼。即便推開樓窗，也不管高低，從空跳下，卻是園中，周圍一望，俱係土牆。尋著園門，又是關鎖的，無路可出，只得從太湖石上，爬至牆頭，扳著外面一枝垂柳，輕輕的掛下。只見殘月曉星照地，路上卻還好走。固有嬌綃之言，一逕來錢塘江口尋覓，卻那裡見些蹤影。時已天明，眼見得是無處跟尋，只得對江大慟一場，淒然而返。家中自設位供奉，正是：

已遂浮萍歸大海，肯留蹤跡在人間。

卻說嬌綃見儒珍忿然跳宙而去，心中好不疑疑惑惑。坐到天明，聽得侍女們在外叫門，嬌綃在內應道：「房門是反鎖的。」那侍女們方才曉得，心下也不知何故。只得復身轉去，與老爺夫人說知。

坤化見報，便同夫人來到花園樓上，果見房門鎖著，忙喚：「秋遴在內麼？」不期連叫數聲，不見答應。正在狐疑，只見秋遴從樓下走上來，笑嘻嘻的雙膝跪下道：「孩兒不孝，因欲周全好友之夙好，致使大人費心，望恕孩兒之罪。」坤化道：「周全那個好友？什麼夙好？卻要我為父的費心。汝且起來，慢慢與我明言。」秋遴方站起來，將上項事情心跡備細訴說了一遍。坤化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亦是汝之少年義俠，但也該先與我說明才是，怎麼連我為父的都瞞著？」秋遴道：「若先稟明，恐防大人不許，是以隱忍此事，惟蘇紫宸一人知之。」陳夫人道：「吾兒為朋友作事，似這般周密，真乃書上也載得去的義氣了。」坤化道：「但既儒珍在內，怎的不聞聲息？」秋遴便開進房門去時，卻只見有嬌綃一人，因忙問：「儒兄何在？」嬌綃在房內聽了秋遴這一席話，心下慷慨明白，十分感激。今見問起儒珍，便離坐而言道：「蒙大相公一片熱腸，奈事不湊巧，竟有負雲天高誼。」秋遴道：「丘嫂為何這等稱呼？莫非你不是蔡小姐麼？」嬌綃道：「賤妾實非小姐，乃小姐之侍女嬌綃也，我小姐義不另嫁，於前夜瞞過家老爺，逃匿舅氏處。妾昨宵亦曾告知王相公，故即跳窗追訪去矣。」秋遴見說，不勝羨異。坤化卻發怒道：「事雖如此，但蔡老太覺小覷了我，怎便把個侍女嫁作我家媳婦。」秋遴道：「大人且請息怒，此乃小姐守節而逃，我家催裝又急，蔡翁一時計窮勢迫，無可奈何，故將侍女代嫁前來，須不是他本心。」陳夫人笑道：「蔡翁雖是搪塞我們，我卻想那小姐，倒還未必似這位侍女的美貌哩。」

秋遴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嬌綃姐你可歸去，告你老爺知道，說我原只為王相公，要成全他姻事之意，今可速接小姐回家，仍與王相公成婚，倘再嫌鄙他寒素，多方推托時，我就把那圖賴婚姻，用賤充良的情節鳴諸當道，那時悔之晚矣。況王相公日下雖然貧困，安見便無髮達之時，卻作此不義之事，為名教中罪人，是何算計？」嬌綃唯唯受命。秋遴便吩咐叫乘小轎，抬他回家去了，不提。

且說秋遴，遂打發嬌綃出門，只見紫宸自外而入，開口便問：「昨宵之事如何？」秋遴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小弟之計雖成，儒兄的事竟仍然未能停妥。不知吾兄因何事故，卻直至此刻才來？」紫宸道：「弟因舍妹畢姻，是以稽遲幾旬，他兒中說說，儒兄之事。」

未停妥起來。」秋遴即將前事，並嬌綉之言，備細說了一遍。紫宸道：「原來有此一段奇情，但蔡小姐既在舅家，仍可與儒兄作合，有甚難調處？況者蔡把婢女充嫁宦門，已犯法律，怕他不言聽計從於我？」秋遴道：「弟亦是此意，適才打發嬌綉去時，已令寄語蔡老矣。但儒兄終未明小弟之心，必得吾兄向彼道達一番為幸。」紫宸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弟因家叔奉命欽取入京，即日相隨離任，所以忙促之甚。今為朋友之事，只得暫緩留此。」秋遴道：「恭喜令叔得蒙榮召，但儒兄之事，自須吾兄在此，方為有興。雖會試之行伊邇，且完此良朋心願，然後就道未晚也。」紫宸道：「小弟亦是此心。」正是：

且遲行色皇都道，為畢同人種玉緣。

且按下蘇、陳談論，再表其志，一時沒法，將嬌綉代嫁，心中擔著一把干係，次早起身，正欲再著人去探聽若蘭消息，忽覓嬌綉乘小轎而歸，心頭老大吃了一驚，忙問：「何故便歸？莫非事露了麼？」嬌綉即將前後事情，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「還說老爺若再嫌王相公貧窮，推托不即成婚時，就要告老爺把嬌綉假扮小姐，希圖賴婚之罪哩。」其志見說，驚得吐舌頓足道：「不想弄出這樣一段話柄來，我那時原想秋遴和儒珍相交至厚，怎麼也來奪彼之姻？誰知別有深心，我卻反為所算。但如今據小姐那封書上，已自投江而死，叫我把甚麼來歸與王家。這真是椿費周折的事了。」嬌綉笑道：「老爺也不必煩惱。老爺果肯把小姐仍嫁王門時，包在嬌綉身上，有一位小姐便了。」其志道：「看你話中有眼，莫非小姐不曾死，逃在那裡麼？」嬌綉道：「小姐雖不曾死，只是他那烈性，斷不肯另嫁他人的，現在逃匿塘棲舅老爺家中，前日那封書所言，不過要杜絕老爺念頭的意思。」其志見說，省悟道：「怪道與紅渠同去。我昨日原疑其死是假，今果不出我之所料，但我這番舉動，本是一片婆心，萬不得已而為之，由今看起來，他不但把死來欺誑我，倒還要抱怨我，我又何苦如此，錯用心機，徒然自己受不美之名，今既在舅老爺處，當速接他回來，完了那閨中之願，免致陳宅放刁也。」嬌綉道：「這個須要同嬌綉去，方接得回采，不然時，小姐如何肯信？」其志點頭稱善。便吩咐老管蔡義，叫同嬌綉去接小姐。

不期去了三日，依舊兩個空回，其志忙問：「小姐在那裡？」蔡義道：「舅老爺說何曾見小姐到來？小的說是同紅渠來的，倒吃把小的罵了一頓。故只得空身來回覆老爺。」嬌綉泣道：「真乃怪事，舅老爺家中果然不在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其志見說，頓足道：「他兩個深閨女子，怎識道路？必竟迷失在那裡，或逢拐騙，或果投江，此事卻怎樣了局？」嬌綉道：「老爺還該著人尋訪，終須有個下落，即使投江，難道紅渠也陪小姐死了不成？」其志沒奈何，只得再遣人四下裡追尋，尋了五六日，卻那得有一些蹤影。又恐陳宅要去告理，心下十分氣苦著急，只得央浼了馮吉星并蘇紫宸，情願倍償原聘，相求患訟。秋遴聞蔡小姐果然尋訪不見，涼必投江是實，雖憤其志之不義，卻憐若蘭之守節，念不能周全其美，反故害他性命，何忍又以及其親，只得倒勸父親趁勢歇手。正是：

不須歡喜不須愁，須曉由天莫苦求。

萬事總然隨分好，何曾眾水見西流。

話說蔡若蘭似這等各處尋訪不著，你道卻在何處？原來自那夜同了紅渠，出得自己園門，早聞樵樓四鼓，心忙步急的轉了幾個彎曲，已近西湖，四顧悄然，寂無人聲，惟見青山隱隱，白水潺潺，殘月半鉤，疏星幾點。若蘭不覺淒然而悲，悚然而懼，回顧紅渠道：「茫茫宇宙之大，何不能容一若蘭，而致淒涼驚恐若此耶？」紅渠道道：「非宇宙不能容小姐，乃小姐不能容宇宙耳。不然總在宇宙之內，何急淒涼驚恐於此日之宇宙？」若蘭長歎道：「理原如此，念我生長閨門，那識關河艱阻。今所為奔走偷生，無過欲守節義之重，乃歷此黯淡窮途，安能無造命不辰之憾乎？」

說話之間，又走了裡餘，忽聞鐘聲佛號，出自松陰。若蘭走得兩足酸疼，掙了一身的大汗。因向紅渠道：「實是走不得了，更兼饑渴異常，前面想是什麼寺院，且暫去息足，問有便茶借口吃了再行。」紅渠道道：「此刻還是五更天氣，那有便茶，只怕山門尚未開哩。」兩個再走幾步，只見寺門開著，趁那月光之下，抬頭去看匾額上字，金書著「淨慈禪寺」。若蘭道：「原來是淨寺前了，此乃宋時古刹，勝跡極多，不想今夜淒涼中到此。」

當下，紅渠扶著小姐，走進山門，來至大殿。只見燈火煌煌，梵音歷歷。正在觀望欲入，忽殿內走出幾個長衣大帽的人來，大喝道：「半夜三更，在此張頭探腦，思量要偷甚東西麼？」若蘭被這一喝，嚇個倒退，已是心驚膽戰，那裡還說得話出，畢竟紅渠膽大，向前道：「休禱亂道，眼睛也不生，這是我家相公，偶爾遊玩，從此經過，意欲借杯茶吃，豈是做賊的麼？」那人冷笑道：「分明是賊，倒說什麼相公，若說遊玩，須是日裡出來，那有黑夜遊玩的。」又一個道：「看他小年紀，衣冠濟楚，不像是賊，待他去罷。」那人道：「你還不省得，做歹人的，越要外貌裝飾，假做斯文之態，方沒人疑忌。如今拿去見老爺，包你招出是賊來。」說罷竟要伸手來扯若蘭，驚羞得若蘭幾何哭將起來。紅渠上前大喝道：「不得無禮，拿賊拿賊，難道夜裡行路的就是個賊不成。」

兩下正在爭鬧，只見殿內傳問道：「老爺叫問是什麼人？可帶進去見老爺。」紅渠只得同了小姐，入來見那官長，原來就是錢塘縣蘇誠齋，為因薦度祖宗，建七晝夜道場，該是次早圓滿，故親臨參佛。那些長衣大帽，都是隨從夫人小姐來的管家。當下跪稟道：「小的們拿得兩個竊賊在此，請老爺發落。」誠齋抬頭一看，見是個年少書生，體度閒雅，知並非賊，因喝罵眾家人道：「一位斯文相公，怎麼不問好歹，亂去衝犯。」誠齋便叫看坐。若蘭無奈，只得作揖告坐。誠齋笑問道：「台兄府居何處？尊姓大名？有何公務夤夜來此，致受小人之辱，倒是本縣失照察了。」若蘭見問，方知是個知縣，但覺十分羞澀，漲得滿面通紅。低頭只不做聲。紅渠恐露馬腳，忙接口造一個謊道：「家相公姓蔡名蘭，祖籍原是杭州，今移居富陽，因許下天竺香願，故來杭城，借宿飯店，起黑早到天竺去。不期太早了些，走到這裡已覺勞渴，意欲少憩，不知老爺在此，有失迴避，但家相公自幼不曾出門，今見老爺威嚴之下，想是羞澀了，故不能答應，還望老爺原恕。」誠齋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此去天竺尚遠，天又還早，若不棄嫌，便飯再行何如？」若蘭見要留飯，忙起身告辭。奈誠齋再三相留，只得坐下。

你道誠齋為何這一見如故，慇懃留飯？原來亦因點選一事，正苦女兒馨如乏配，難免舉報之例，今忽巧遇若蘭，年貌恰與馨如彷彿，深遂相攸之意，有招坦腹之心，故懇懇留住。

須臾之間，素齋陳設。誠齋笑道：「菜羹蔬食，非所以娛賓，茲不過途路之間，聊伸鄙意，幸勿見責。」若蘭低聲謝道：「素味平生，過蒙老父母大人厚賜，何以克當？」誠齋道：「足下才美天授，相逢令人心醉，采芹泮水不問可知，但未識曾諧種玉之縛否？」若蘭見問，一時隨口答道：「晚生不才，幸列宮牆，但未授室。」

誠齋見說，正中下懷，因不勝其喜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真可謂萍水相逢，天假良緣矣，本縣有一弱息，雖無詠雪之才，頗為文淑，未賦標梅之句，待字閨中，茲遇足下英俊之才，願結姻好，幸勿推卻。」若蘭見要把女兒招他為婿，心下又著急又好笑，忙答道：「極蒙老父母垂愛，安敢有違，但念樗櫟之材，豈可辱令閨愛作席人婦耶？況晚生尚有父母在家，何得自主！是晚生上於平素之罪，

矣，望加詳察。」誠齋笑道：「雖聖人垂訓如此，然亦有行權之道，足下萬勿過辭，反為不雅。」若蘭道：「仰承寵招甥館，寧不樂附喬松，然婚姻大事，從無不告而娶。且亦必得央媒懇灼，少致柯言，因而問名納采，方為合禮，豈可草草一言，遂諧秦晉耶？」誠齋道：「我非不知婚姻之禮，而甘蹈自獻之羞。實因時下有點選一事，至為緊急，若足下必得歸告令尊，再要遣媒說合，又再問名納采，往返之間，不下旬日，則小女已為宮中之人矣，如何而可，今且依本縣主見，從權合巹，再修書遣告令尊，倘有罪足下之處，不妨盡推在本縣身上，何如？」

若蘭見回覆不脫，苦苦纏住，十分著急，杏臉漲紅，良久不語。紅渠接口道：「荷蒙老爺一團美意，家相公本不當固辭，但萍蹤偶值客途之中，實多未便，是以斷難從命。」誠齋笑道：「在昔月下者有言，任是吳楚殊方，赤繩子一繫終須相聚。今富陽去此咫尺，怎算客途？汝宜勸慰你相公幾句才是，切勿再有推托。本縣回衙即打點花燭也。」若蘭正欲再理前說，忽見幾個公差跑得汗雨淋漓的來報道：「朝廷有敕旨到來，欽差大人已抵北關，請老爺作速前去迎接。」誠齋見報，便立起身吩咐道：「我自到馬頭接詔使，你們可備四乘轎子，送夫人、小姐、公子並蔡相公回衙。」說畢，上馬如飛而去。正是：

自分已完兒女債，豈知卻在巽離間

只因誠齋此去，若蘭此來，有分教：君命召不俟駕而行，花燭夜驚笑夫為姊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明白。

[返回 >> 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